

## 一个名叫旦的孩子

□刘向东

太阳,一个永恒的圆,冉冉升起  
代表着黎明、日出,直到今天  
为了书写方便  
我破圆为方  
将山和海变成地平线  
当我看着这古老而又全新的文字出神  
忽见一个名叫旦的孩子  
从太阳里面出来了  
来到我的诗里迎接春天

开始的时候  
是谁随手将太阳和山峰  
也有可能是太阳和海浪  
画在河滩的石头上  
后来在大汶口的水罐上  
在诸城前寨巨型陶尊的显著位置  
也有过几乎相同的刻画  
朱红,庄严,神秘  
是文字,是图像  
更是一个诗意的句子

## 大地依然向荣

□杜文娟

一个人从出生到老耄老去,做不了几件事,最终能留在记忆中的人和事,更是寥寥无几。2020年的全民煎熬和惶恐,肯定是我们这代人永生难忘的共同记忆,携着伤痛和反思,更多的是对自由、健康、文明的向往与珍惜。暮春时节,走了一趟唐朝十八帝陵,在阳光灿烂的花椒、松柏、核桃、苹果林里钻来钻去,或仰望盛唐的石马、翁仲,或抚摸低矮的晚唐石狮,感慨于布谷鸟的飞翔。最奇葩的是,在一座黄土高坡前,知道陵墓就在那里,几路人马在荆棘、茅草、砾石间上下搜寻,既没找到墓碑、华表、司马道,也没见到文物保护碑。我在哗哗作响的白杨树脚下踟躇不前,贵为大唐帝王的陵寝,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?回眸间,金色的麦浪活色生香,一浪一浪,荡漾到望不到尽头的地方。

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,同样感受着土地的伟大与青春。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,坐在廊檐下看雨丝、水珠和小浪花,同上海老知青聊着岛上的前世今生,听三峡移民讲故乡轶事、万缕乡情。漫步在雨中的林荫道上,仿佛徜徉在神话里。时时踮起脚尖,绕过螃蟹蚯蚓,追着蜻蜓蝴蝶,玉兰花瓣落下来,伴着纤细香馨,栀子佼佼润润,松鼠怡然自得,丹顶鹤摇着脖颈,甩出串串晶莹。最从容的还是天鹅,水面的树梢随意歇息,悠然蹒跚婀娜。晚霞常常如约而至,将天空和大地渲染得恢弘艳丽,美人蕉、香樟、水杉、棕榈、翠竹相伴相依,花生、玉米、萱草、茄子、黄瓜、水稻点头致意。河岔的渔网、垂钓的闲人、三三两两的小狗,点缀在绿意泽国里。霞光落在太阳花径,落在锦葵上,落在我心里。温煦祥和,惬意欢畅。不用跳跃,只伸一伸手,就能摘到熟透的杨梅和红李子,娇妍、清香、酸酸甜甜。蓦地,“藏红花种植基地”的指示牌映入眼帘,连片的巨大温棚想必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藏红花园了。这个发现令我惊喜万分,思绪绵绵。在此之前,近20年里十次进藏的经历中,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雪线下,见识过名贵的冬虫夏草、雪莲、大黄、灵芝。在莽莽羌塘无人区,同金丝野牦牛、棕熊、狼、藏羚羊相视而立,与红景天、色庆花、狼毒草、藏党参亲密接触,却无缘窥见藏红花的发芽开花,而那金红色的传说远比花朵本身长久神奇。夜宿过沱沱河的星空下,畅游过大小三峡的奇崛,崇明岛的蝉声鸟鸣便愈加悦耳动人。尽管有萤火虫引路,还是会迷失在合欢樱花

河滩上,数百只大雁,黑压压一片  
喧嚷的舞台,认不出头雁  
看不出长幼之别  
更远处,还有雁阵沿河岸低飞  
它们的白尾巴  
因为绿树映衬  
成了薄暮时分最后的亮色

## 平沙落雁

□余笑忠

翻山越岭而来,以欢鸣  
一路接力而来  
那幼小的在远处,被有力的振翅  
扇起的风轻轻托举

这庞大的部落,不曾啸聚山林  
独爱一目了然的沙滩

河水静静流淌,如母亲教唱儿歌  
遍及河堤的芬芳  
不再甘于罚站,不再冷眼相顾  
而是怒放如花

## 新的一年

□刘金忠

走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年  
均速的时间不曾停顿半步  
而我们忍不住回头看一眼  
才缓缓跨过那道门檻

也仅仅是简单地回一下头  
我们必须加快脚步往前走  
要去的地方还很遥远  
没有理由在失去中左顾右盼

对祖国说一声:保重  
对自己说一句:加油  
如果有轻盈的雪花落下来  
只当是春天投递的祝福

一扇门关上,另一扇门打开  
新的日历摆着厚厚的期待  
我们还要去一页页翻开  
让希望在忙碌的身后透出光来

新的一年,每天都是新的  
风会不断刷新心目中的内存  
歌声还是会高过一切激动的泪水  
与梦想汇合在一首诗的回行处

## 接听电话

□成路

在延安,接听朋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 
确认庚子年诗歌里的两个名词

——甄家湾,陕北大山皱褶里的村子  
——小海,农民父亲托付给孩子梦想的名字

我的同事在驻村,深秋指着玉米地说  
那是小海,刚从大连回来

西服,布鞋,黄玉米,山岗  
一帧画的材料,萦绕在我的脑海

年过年至,时间如弓  
画布上的色块还在继续添加

驻村的同事在分发全家福照片,小海也在  
他带来的画家也在

他们悄声谈话,提到牛、鸡、猪,以及飞机、高铁  
他们在石头窑洞里

接听电话,我瞭望窗外雪覆盖的延河  
借明年的阳光,在甄家湾萌生玉米的胚芽

## 新年献辞

□杨克

庚子的寸光划过尾声  
飞天的嫦娥捧回一掬月壤

北斗七星簇新的唱针  
大地的年轮是天空的唱片  
杂花生树,疫苗的绿叶  
就要挂出一张张春联

爆竹噼啪灌制送瘟神的绝唱  
春风哼着小曲  
多好,江河管弦,万物音符

雪山脱掉臃肿的棉袍  
青草复生万紫千红

奋蹄耕耘,拓荒牛开始闹春  
天空和大海纯蓝  
不远处一声汽笛,牛气冲天

## 岁末

□孙思

岁末,万物站在天空下  
被风霜打磨过的肌体,体现其  
坚硬的本性

一股寒气带着刀光剑影  
从地下从空中从一切缝隙  
穿越而来

风如受惊的马群  
从远处呼啸着奔腾而来  
在一棵棵枝干挺直的树木间  
光亮亮的原野上  
呼啦啦地飘荡

黑黑的墨水似的雨  
含着浓郁的书卷气,把长而难耐的冬夜  
泼成抽象的水墨画

小点的河,水褪尽后露出河底  
有一探到底的深切的平静

午后,西下的斜阳  
突显了山川万物的大和空  
让人禁不住怀念

春天,花朵一样的生活

## 跨年时刻

□苏笑嫣

时间或许只是人们制造的片面之词。  
曲曲折折的小灯在树上闪烁,像闪闪发光的  
金币。我们吟诗的间隙里,闪闪发光  
的大堂,餐桌呈上葡萄酒、香槟和金色的奶油小蛋糕。  
谁来到这里,谁就带着新年的喜悦,和  
从卧室走向餐厅与聚会的温情。此时,室外  
那条被霜月铺满的银白的路,正走向数公里外的  
火树银花。那里商业街散布着羽毛状的欢快音乐,  
节日的气氛飘过年轻人明亮的脸。  
有人在餐桌旁高声谈话,有人在酒吧,或俱乐部里。  
纵使昆德拉说“庆祝无意义”,时间必然使人更老,  
但节日使我们变得年轻。  
当我结束与友人的交谈,默然站在落地窗边  
仍不免为旧年与新年交界的这一刹那感到惊奇  
尽管我对新年和时间都一无所知。  
无关困惑。太阳正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缓缓前来,  
它将被清晨的鸟啼、松树、高楼蓝色的  
云状玻璃群和迫不及待的孩子们飞快地传递。  
我们将幸运地走进明天,  
明天,生长着,向着被人们祝福的春季。

白,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,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。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,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现。  
文羽:在您看来,文学写作者在历史面前,应该担起怎样的责任呢?您与其他的同行朋友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?  
刘醒龙:人在危难之际,首先想到的总是最熟悉的人。在文坛几十年,手机里保存下来的两千多个联系人,多半是与文学沾点边的。年初之时,总想着对有困难的朋友能帮就帮一下,竟然得到了那么多同行的支持,想来只有一句话才能解释:同舟共济,相互信任。文坛很小,其间三六九个人,大都耳熟能详。文学很大,大到高山仰止,海阔无边。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,我深深信任这些全力做好每件小事的同行,就像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靠大话大话就能写出来一样。做好力所能及的小事,写好身边的普通人,才是行稳致远的唯一正途。

文羽:对您来说,武汉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?

刘醒龙:那还用说,就是生活与存在。

文羽:4月8日武汉生活恢复正常,我看到您去江汉关

拍了一张照片,当时您的所思所想是怎样的?

刘醒龙:那天凌晨零点一到,我们全家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,夫人和孩子们有没有落泪,我顾不上看,松开手臂后,赶紧去卫生间,一边擦干净眼泪,一边剃去胡须。剃完胡须,家里人们仍旧待在客厅里,一点睡意也没有。大约零点三十分时,我突然去了去江汉关看看的念头。我们到江汉关时,已是零点五十分,临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轻人,在那里一次次腾空跳跃起来,让同伴用手机抓拍。那一刻,自己突然想起,1948年春节前,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抓捕,在汉口一家布厂当工人的父亲正是从江汉关码头上上了小火轮,逃回黄冈乡下。江汉关一带是我们经常来的,以往从来不曾如此联想过。我还想到1990年春节过后,自己在江汉关前与一位作家兄长告别,没过多久,那位兄长就病逝了。从古至今,江汉关一带由于是大码头,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别离,这么联系起来一想,2020年4月8日凌晨,大家都去江汉关,不就是送别那个平常跳出来对人类进行一场全方位大考的老朋友?

文羽:这一年您所目睹的、所经历的,会对您未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?

刘醒龙:加缪的《鼠疫》中有一段话:“别人说:‘这是鼠疫啊!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!’他们差点儿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。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?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。”反过来听,这话里有鼠疫将琐碎生活放大的意思。前阵子,也是感慨这一年过得太不容易,将自己十几年前的一段旧话写成书法:庚子去,辛丑来,春秋已经轮替,世界还在疫海沉浮。因为现在我们的平静,更要晓得文学的使命是描写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发生之时,人所展现的良心、良知、大善和大爱;文学的任务是表现这个世界的种种光荣来临之前,人所经历的疼痛、呻吟、羞耻与挣扎。

文羽:如果在多年后回望2020年,这一年对您来说会是怎样的存在呢?

刘醒龙:用《如果来日方长》中的一句话说:疫情是一面很特殊的镜子,照出来的人间百态,没有一样是特殊的。

(上接第1版)比如,我熟悉的一位护士长,55天没有与幼小的孩子见上一面,每天在电话里互诉相思。好不容易从隔离病区出来,走到家门口,孩子却躲在门后,用发自内心的声音,奶声奶气地不要妈妈进屋,说妈妈身上有病毒。母亲也不让她进家门,隔着老远递上几样她最爱的美食,她就在门外的楼梯间里蹲着吃完后,转身重回医院。这样的人性该怎样审美?这样的亲情该如何抒发?有一句话说,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。即便文学有时不是朗月,也不是骄阳,但如果它能化为满天星光也是好的。

文羽:经历过这样特殊而难忘的一年,您对文学的认识是否有改变呢?

刘醒龙:武汉战“疫”,国家在,政府在,人民在,文学也在,文学中的自己也在。对于新冠病毒我所知甚少,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我也知道得不多。实际上,在家里每每谈及这些带有专业性的话题,六口人中,我所了解,所能认知的,排名倒数第二,只超过8岁的小孙女。我只想说,经此一疫,世人更应当明

## 橱窗

□燕越行

三十年后我站在异乡没有落雪的街道上  
面对同一扇贴满雪花的红色橱窗  
曾经让我渴望的,汉堡和脆皮鸡就在那里  
热蓬蓬的旧日空气就在那里  
推门就可以得到,比从前容易太多  
比弹唱一曲《旧日重现》容易太多  
而究竟是什么消解了找到脆皮鸡的快乐  
纯粹的快乐,后来我们加入更多和弦  
不再仅仅弹奏一首曲子,对一个人

我们坐在金碧辉煌的厅里,一个又一个  
他们起身,又落座,谈论听不懂的那些  
一只只脆皮鸡被吃掉,然后再一只  
没有人再把流着油水的手指舔舐干净  
没有人再抚摸肚皮,在贫穷的空气里  
打一个响亮的饱嗝。都过去了  
此刻我踮着脚尖路过,不吵醒那个八岁的我  
三十年前的雪地里,她还趴在橱窗门口望着